
“愿你成为我的同盟”

——萨福《致阿芙洛狄忒》一诗的哲学性解读

唐 卉

研究萨福（Σαπφώ, Sappho, 约 610B.C—570 B.C?），绝大多数的文章都会引用柏拉图的“名言”——人们都说天上有九位文艺女神，你再数一数，还有一位，莱斯波斯岛(Lesbos)的萨福^①——曾扬言要把诗人们全部赶出理想国的柏拉图，却通过诗意的表达，将年长自己近 200 岁的女诗人神话化，与缪斯女神相提并论，可见萨福在古希腊大哲学家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不过，这一评述是否真的出自柏拉图之口，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柏拉图说过类似的话语，据推测很可能是后代诗人冒名顶替，假借柏拉图之名而作；抑或是人们更愿意看到女诗人的英名与男哲人的叹服永远地缠绕在一起，从而善意地让他们在诗与哲学之间擦出“爱”的火花。

在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诗歌这门技艺是缪斯赋予的，包括创作灵感、竖琴演奏、博闻强记等皆来自女神的恩赐。毋庸置疑，无论是男性创作者还是女性诗人都与缪斯女神密切相关。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沿用对萨福的传统称谓——闺秀诗人（Σαπφούς τῆς μουσοποιού^②），直译就是“女诗人”。希腊文写做 μουσοποιός，由名词“缪斯”（μοῦσα）和动词“制作”（ποιέω）两个词语合并而成。从这一点上看，萨福与文艺女神的关联被放在了更为宽泛的语境当中。事实上，萨福在诗篇中经常表现出为爱而烦恼、忧虑、纠结、狂乱的情绪，这与只知道快乐歌唱、“无病无痛无忧无虑”（λησμοσύνην τε κακῶν ἄμπαυμά τε μερμηράων^③）的缪斯女神的特征大相径庭。曾创作出大量的抒情诗（lyric poetry）的萨福，与其说是降落人间的第十位文艺女神，不如说，她本人更认同天上的爱神阿芙洛狄忒。相异于荷马在《伊利亚特》卷首“歌唱吧，女神”所流露出的对缪斯的敬畏以及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开头“缪斯女神，请你们降临这里”所洋溢出的对缪斯的尊崇，萨福个人的生活与创作自始至终都在与阿芙洛狄忒对话，她的情感天平更倾向于爱神。仅就萨福对女神的称呼来说就存在四个不同的叫法：库泰丽雅（Κυθέρηα）、库普里丝（Κύπρις）、库普劳盖奈阿（Κυπρογένηα）和阿芙洛狄忒（Ἀφροδίτα）^④，四种称谓存在细微的差别，在不同的诗篇中分别具有祭祀、交谈、祈祷、教诲等功能。爱与美两大元素几乎贯穿于女诗人所有的诗篇之中，阿芙洛狄忒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与擅长明喻的荷马不同，萨福喜欢运用大量的暗喻，指代模糊，扑朔迷离，一首短短的

^① 参阅 John M. Cooper (ed. & trans.),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Epigrams 16, p. 1745.

^②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II, 135.

^③ Hesiod, *Theogony*, 55.

^④ Denys Page, *Sappho and Alcaeus*,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7, pp. 126-128.

诗行往往需要研究者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进行解读，斟酌其意。萨福描绘的爱情究竟是什么颜色，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似乎读不懂她的诗，读不懂这位著名的女性。牛津大学学者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称她是“学者绕不过去的一道坎”^①。之所以将萨福作为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与旷日持久的诗与哲学之争不无关系。柏拉图并不满足于赏读萨福的诗歌，他在诗人编织的爱的主题上，挖掘其背后的哲学意义，试图打破感性的爱情之网，让爱本身回归到原本的轨道上来。

的确，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千丝万缕。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萨福多才多艺、容貌出众，其形象自然会引起柏拉图的关注，并饶有兴致地放入哲学著作当中。《斐德罗篇》（*Φαῖδρος*）第 235c 处，柏拉图就曾通过恩师苏格拉底向这位著名的美女诗人（*που Σαπφούς τῆς καλῆς*）致敬，认为她创作了许多充满魅力的诗歌，展现出爱的动人力量，并将她归于先贤圣人的行列（*παλαιοὶ γὰρ καὶ σοφοὶ ἄνδρες τε καὶ γυναῖκες περὶ αὐτῶν εἰρηκότες καὶ γεγραφότες ἐξελέγξουσί με*）^②。针对爱的主题，苏格拉底仿照先贤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分析。然而，随着叙述的深入，诗人与哲人的爱情观开始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柏拉图在推崇萨福作为先贤的同时，也对她所宣扬的爱的思想进行了否定。

其中，对话录《会饮篇》阐述了对爱神阿芙洛狄忒，也就是爱的见解。在柏拉图看来，阿芙洛狄忒应该有两个，天上的和地上的，分别代表精神之爱和世俗之爱。哲人推崇的是前者——天上的阿芙洛狄忒，代表着精神之爱，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美德和真实。《会饮篇》明示，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寻找另外一半以完善自我、从而达成和谐的话，那么男子和男子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对美以及对爱共同的追求仅仅限于男性之间。而萨福恰恰相反，她歌颂阿芙洛狄忒，吁请美神给她追逐爱情的勇气和力量，希望爱神满足她的愿望，获得同样拥有美丽相貌、柔和声音的女性的垂爱。女神播撒的爱的种子在女性与女性之间滋生、成长、结果，寻求自由、奔放的女子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伊甸园。于是，萨福的名字和她所生活的岛屿莱斯波斯成为女同性恋 Lesbian 和 Sapphic 永久的代名词。有学者认为，萨福是由后世拼凑出来的，确切地说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男性作家重构出了一个萨福，究其原因，是“在对古代莱斯波斯社会文化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对男性社会关系的一种想象模拟”^③。莱斯波斯岛的女性群像与雅典城邦的男性社会关系遥相呼应，对于同一个主题亦如是，男哲人充满哲思与女诗人尽显感性的表达，正如弓弦与竖琴，构成了对立与紧张的关系。

在《会饮篇》中，阿伽松、鲍萨尼亚、厄律克西马库、菲德罗、苏格拉底、阿尔基比亚德等一群男子饮酒吃喝，高谈阔论，抒发各自对爱与美的理解，最终在醉意朦胧之中进入对真理的宁静沉思。女性只作为陪酒助兴的角色被冷落在一旁。男人们你来我往的直抒胸臆，使得同性之间的理解和默契持续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如同其篇名 *Συμπόσιον*（会饮），本身就是一场男性哲思的盛宴和胜利。相形之下，萨福的《致阿芙洛狄忒》一诗，

^① West, Martin, *A New Sappho Poe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ne 24, 2005.

^② Plato, *Phaidros*, 235b-c.

^③ 田晓菲编译《“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第 16—19 页。

出场的只有萨福本人和美神，两人之间的对话，简短而含蓄，诗文在第 28 行戛然而止，似乎什么也没有展现，实则展现了全部。在阿芙洛狄忒的光芒照耀下，萨福似乎与女神融为一体，难解难分。正义之剑和爱的主动权都集中在女性的手中，从天到地，概无例外。女诗人对爱情的掌控欲和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跃然纸上。

萨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一点大概不容怀疑。勘定于公元前 264/3 年的帕罗斯碑铭文 A 的第 36 行提到了“萨福”这个名字^①。关于她生卒的具体年代说法不一，有说公元前 610 年，有说公元前 630 年，也有说公元前 617 年，保守说法就是大约公元前七到六世纪之间。关于她的死因，说法更加离奇。包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萨福书写为一位弃妇形象，因为得不到一位名叫法翁（Phaon）的男子的爱，最终跳海自杀^②。法翁的希腊文写做 φαόν（Phaon），意思是“白色的光芒”，寓意光明和自由。萨福究竟是为了一个男子殉情还是为了她毕生追求的爱和自由而终结生命，也许永远是一个无解之谜。换句话说，萨福为爱而生，为爱而亡的传奇经历似乎是对她全部诗篇最好的诠释。她对爱情的执著和热切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萨福体”。生活在莱斯波斯岛上的萨福作为女同性恋的身份似乎已为后世广为接受，在中世纪她的诗被打上了“有伤风化”的罪名，遭到焚毁。所以这位女诗人的一生连同她的诗歌一起成了一个谜。由于损毁得厉害，萨福留下的诗行极少，接近完整、能够作为文学作品的诗作仅有 4 首，唯一一首保存完好的，就是《致阿芙洛狄忒》。历来的译本排序都将这首诗列于第一的位置，标题是后来的译本根据诗歌内容加上去的。

《致阿芙洛狄忒》全诗分为七段，每段四行，共 131 个词语，排列有序，韵律十足，可谓字字珠玑。音节有一定的规律，适合用竖琴伴奏吟唱。

为了详尽地理解诗歌原意，贴近诗人表达的思想，现将希腊原文与对应的汉语释义标注如下：

I						
ποικιλόθρον'		ἀθανάτ'		Ἀφροδίτα ,		1
[修] (丰富的宝座; 多彩的王位)		(不死的; 不朽的)	=====	[呼] (阿芙洛狄忒)		
παῖ	Δίος	δολόπλοκε ,	λίσσομαί	σε,		2
[呼] (孩子)	[属] (宙斯)	(精明的编织者)	[1 单] (祈求)	[宾] (你)		
μή	μ'	άσαισι	μηδ'	όνίαισι	δάμνα,	3
(不)	(一方面)	(伤害)	(另一方面)	(悲哀; 苦恼)	[过未] (摧毁)	
πότνια ,		θύμον '				4
[呼] (夫人, 女神)		[宾] (精神、勇气、力量; 心灵, 灵魂; 生命, 生气)				
II						
ἀλλὰ	τυῖδ'	ἔλθ',	αἶ	ποτα	κατέρωτα	1
[语气转折]	(向这里)	[2 单] (来)	(如果)	(从前)	[埃方言] (在别处)	
τὰς	ἔμας	αὔδας	αἴουσι	πήλοι		2
(那些)	[宾] (我)	=====	[宾] (话语)	[异态, 诗] (捕捉)	(从远处)	

^① 郝际陶：〈关于《帕罗斯碑铭文》的史料价值〉，载于《世界历史》1998 年第 6 期，第 121 页。

^② 刘意青、罗经国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第 20 页。

ἔκλυες, πάτρος δὲ δόμον λίποισα 3
 [不过] (倾听) [属] (父亲) [连] [宾] (房屋; 家; 庙宇) [不过 2] 分词 (离开)

χρύσιον ἦλθες 4
 [宾] (黄金) [不过 2] 第二种形式 (来)

III

ἄρμ' ὑπασδεύξαισα· κάλοι δέ σ' ἄγον 1
 (马车) 分词 (驾驭) (美好的; 吉祥的) [连] [宾] (你) [史诗] (引领)

ᾠκεες στρουῖθι περὶ γᾶς μελάινας 2
 (飞快地) (小鸟; 鹰) (在……之上) (大地) ===== (发黑)

πύκνα δίνεντες πτέρ' ἀπ' ὠράνωϊθε~ 3
 (紧密地; 频繁地) 现分 (旋转; 飞舞) (羽毛; 翅膀) [表方位] [莱形式] (天空)

ρος διὰ μέσσω 4
 [前] (在中间)

IV

αἶψα δ' ἐξίκοντο· σὺ δ', ᾧ μάκαιρα, 1
 (迅速地) [连] (到达) [主] (你) [连] [感叹] (幸福的)

μειδιάσαις' ἀθανάτω προσώπω 2
 [不过, 2 单] (微笑) [与] (不朽的) ===== [与] (面容)

ἦρε' ὅτι δηῦτε πεπονθα κῶττι 3
 [将] (问) [连接词] [疑问代词] [完 2] (遭受) [不定代词]

δηῦτε κάλημι, 4
 [疑问代词] [1 单, 宾] (呼唤)

V

κῶττι μοι μάλιστα θέλω γένεσθαι 1
 [不定代词] [与] (我) [比] (最) [现, 1 单] (渴望) [不过 2, 不定式] (成为; 是)

μαινόλαι θύμωϊ· τίνα δηῦτε πείθω 2
 (疯狂的) [与] (内心) [不定代词] [疑问代词] [现, 1 单] (劝说; 祈求)

ἄψ σ' ἀγην ἐς σὰν φιλότατα ; τίς σ', ᾧ 3
 [副] (再次) (你) (如今) [前置] [多] (友情; 爱情) (某个) (你) (感叹)

ψάπφ', ἀδικήει ; 4
 [呼] (萨福) [3 单] (伤害)

VI

καὶ γὰρ αἰ φεύγει, ταχέως διώξει· 1
 [连] [加强] (假如) [3 单] (逃避) [副] (随即) [将, 3 单] (追求)

αἰ δὲ δῶρα μὴ δέκετ', ἀλλὰ δώσει· 2
 (假如) [连] [宾、复] (礼物) (不) [异态, 3 单] (接受) [语气转折] [将, 3 单] (赠予)

αἰ δὲ μὴ φίλει, ταχέως φιλήσει 3
 (假如) [连] (不) [现, 3 单] (爱) [副] (随即) [将, 3 单] (爱)

κωὺκ ἐθέλοισα. 4
 (不) [不过, 分] (愿意)

VII

ἔλθε μοι καὶ νῦν, χαλέπαν δὲ λῦσον 1
 [不过, 2 单] (来) [连] (现在) [宾、复] (难以忍受) [连] [将] (解放)

ἐκ	μερίμναν,	ὅσα	δέ	μοι	τέλεσσαι	2
[前置]	[宾、复] (焦虑)	[连接词]	[连]	[与, 1 单] (我)	[将] (使完善, 使实现)	
θῦμος	ἰμέρρει,	τέλεσον	σὺ	δ'	αὐτα	3
[阳单主] (内心)	[埃] (渴望)	(实现)	[单 2 主] (你)	[连]	[反身代词]	
σύμμαχος	ἔσσο.					4
(同盟)	[将, 希求式] (是)					

—— Σαπφώ^①

(萨福)

全诗总共七小段，每段四行。每一段的最后一行用两个希腊单词收尾，在处理方式上具有很强的节奏感。词与词之间存在一定的跳跃性，不时蹦出埃奥利斯 (Aeolic) 方言。另外，词义多重，性、属、格多变，给诗词的解读带来困难。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将诗歌拆成了最小的语义单位，一个个拼接、粘合，很多意思还是模棱两可，一方面归咎于希腊文功力浅薄，另一方面也说明古希腊语本身的模糊性。虚词不虚，实词不实，指涉多义，表达含混。也许这才是诗歌，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吧。

第一段是诗人的祈祷词，ποικιλόθρον' ἀθανάτ' Ἀφροδίτα, παῖ Δίος δολόπλοκε, λίσσομαί σε, μή μ' ἄσαισι μηδ' ὀνίασι δάμνα, πότνια, θῦμον。语词上连续使用了三个重要的呼格——第一行的“Ἀφροδίτα” (阿芙洛狄忒啊)、第二行“παῖ Δίος” (宙斯的孩子啊) 和第四行“πότνια” (女神啊)。坐在金宝座 (ποικιλόθρονος) 上的阿芙洛狄忒形象令人费解，一般说来，只有宙斯和赫拉才匹配这样的描述词。^②显然，萨福把阿芙洛狄忒抬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上，甚至可与天父、天后平起平坐。比较赫西俄德《神谱》描述的阿芙洛狄忒的出生，谱系混沌。萨福强调宙斯是女神的父亲，显然沿用了荷马传统，承认了由奥林波斯王宙斯平定的秩序，确认了阿芙洛狄忒的职能和身份。诗人的意图，除了“可能想要暗中强调爱神的道德与正义品行，从而在爱神主掌的爱欲与城邦公义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萨福的贵族出身。她诞生于小亚细亚西北岸莱斯波斯岛的一个贵族家庭，十七岁后由于声名远播，许多贵族将女儿送来向她学习，在类似于贵族女子沙龙的环境中，萨福摒弃农民出身的赫西俄德的叙述，寻求高低等级秩序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年轻时代的萨福据说曾参与一场政治运动，遭到驱逐，前住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在重新获准返回莱斯波斯之后，经历过低潮期的萨福逐渐成熟，懂得保全自己，至少对当时推行的城邦政治表现出了多少认同。结合萨福的经历，第三行中的两个词语“伤害”与“苦恼”，即精神上的不安感厚重了许多。第四行的“女神啊”，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名词“女神”，

^① 希腊原文参照的版本有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Greek Lyric I Sappho and Alcaeus*, G. P. Gool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im Powell, *The Poetry of Sapph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Denys Page, *Sappho and Alcaeus*,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7. Anne Giacomelli, *The Justice of Aphrodite in Sappho Fr. 1*, Ellen Greene (ed.), *Reading Sapph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E. E. Pender, *Sappho and Anacreon in Plato's Phaedrus*, *Leeds International Classical Studies*, 2007 (6. 4). W. M. A. Grimaldi, *The Lesbica Love Lyric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0, No. 2 (Apr., 1965). Rabinowitz, Nancy Sorkin., Auanger, Lisa, *Among Women: from the homosocial to the homoerotic in the ancient wor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2. John M. Cooper (ed. & trans.),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Epigrams 16. The Poems of Sappho, translated by Edwin Marion Cox, <http://www.sacred-texts.com/cla/sappho/saphintr.htm>

^② 描述赫拉的金宝座见《伊利亚特》，第 14 卷第 153 行。《伊》18. 389 以下赫淮斯托斯的家中出现过这样的金宝座，不过女主人不是阿芙洛狄忒，而是卡里丝 (Χάρις)。阿芙洛狄忒是否拥有金座一直存有争议。

也是形容词“可敬的，畏惧的”，女神重权在握，评判众生的形象骤然而生，划分出人神最重要的界限——人是 θανάτα（有死的），神的特征是第一行出现的第二个词 ἀθανάτα（不死的），命运注定了高低贵贱，生老病死，萨福在选择词语上，表现出了哲学式的“认识你自己”的自知。

第二段，ἀλλὰ τυῖδ' ἔλθ', αἶ ποτα κατέρωτα τὰς ἔμας αὔδας αἴουσι πῆλοι ἐκλυες, πάτρος δὲ δόμον λίποισα χρύσιον ἦλθες, 诗人继续描述天地不同，人神相异的状态。首先，在第一行出现了表示时间的词汇 ποτα（从前），和表示地点的副词“在别处”、“在远处”，女神使用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彰显诗歌的韵律的重要。天上的家是用黄金铸就而成，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贵金属 χρύσιος 已被神化，无论是赫西俄德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划分，还是荷马史诗中普里阿摩斯用来赎回儿子尸体的十二塔兰同黄金，黄金的可贵不仅仅体现于金属本身，而是其后所代表的地位、权力等更为宽泛的价值。《伊利亚特》第五卷第 722 行描写了赫拉所乘坐的金马车，象征着天后无可比拟的权威。

第三段 ἄρμ' ὑπασδεύξαισαῖ κάλοι δέ σ' ἄγονῶκεες στρουῖθοι περὶ γᾶς μελάινας πύκνα δίνεντες πτέρ' ἀπ' ὠράνωϊθερος διὰ μέσσω, 天空与大地在色彩上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二行 γᾶς μελάινας（发黑的大地）令人感到压抑、苦闷，天空的金灿灿与地面的黑沉沉除了表现不死与有死的寿命长短不同之外，还点明了作为有死之人不得不在有生之年必须承受无穷无尽的忧愁、烦恼，爱别离，求不得。作为天地之间媒介出现的 στρουῖθος，无忧无虑，它们飞快地行动，振翅高飞。究竟是小鸟还是老鹰，这个词的两种含义带来争议。考虑到女神的柔美，选择云雀或者小鸟在前面带路似乎更能体现抒情诗的含蓄。

第四段属于女神降临大地，属于与女诗人即将展开对话的前奏。αἶψα δ' ἐξίκοντοῖ σὺ δ' ὦ μάκαιρα, μειδιάσαις' ἀθανάτω προσώπῳ ἤρε' ὅτι δηῦτε πεπονθα κῶττι δηῦτε κάλημι, 有一处细节很关键，与柏拉图的《会饮篇》里所谈及的天上的阿芙洛狄忒与地上的阿芙洛狄忒相关。《会饮》里，提出天上之爱 and 地下之爱区别的人是医生鲍萨尼亚，他认为天上的阿芙洛狄忒并非自然生产，也就是赫西俄德叙述的诞生于海洋泡沫的爱神，她的爱是神圣的；地下的阿芙洛狄忒才是宙斯的女儿，她的爱是非常世俗的，关注肉体而非灵魂。萨福的叙述有所不同。前三段阿芙洛狄忒一直在天上和降临地面的过程当中，直到这一段，两位女性开始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在萨福的眼中，来到地上的阿芙洛狄忒最为瞩目的是她的笑容。面容不死，笑容自然不朽。不过，这样的描述表面上看来平易近人，但实际上又让观者不寒而栗。神人有别，女神在凡人面前展露的微笑，有一种看透世态炎凉的冷峻。另外，这一段最后一个词 κάλημι 在拆解的时候，意思有点绕。本来双 μ 属于莱斯波斯的一种语言形式，在纸草文本上的表现有两种：名词和动词。如果作为第一人称、单数、宾格的话，那就是“我呼唤，我祈求”，主语只能是萨福。依此推断，前面的半句就应该是间接宾语，而非直接宾语。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直接引用女神的原话呢？个人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强调的是女诗人自己的感受，另外一种是为了突出第六段女神的话。无论是哪种情况，诗歌转

述的女神的问话体现出萨福本人微妙的心理变化。与其说是对方在询问，不如说是女诗人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与心灵展开对话。只不过，在探寻答案即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借用了阿芙洛狄忒这个重要的媒介而已。

第五段连续出现三个疑问 *κῶπτι μοι μάλιστα θέλω γένεσθαι μαινόλαι θύμωι· τίνα δηῦτε πείθω ἄψ σ' ἀγην ἔς σὰν φιλότατα; τίς σ', ὦ ψάπφ', ἀδικήει*。其一是诗人在回答女神的提问之前扪心自问，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的两个疑问来自女神：“我又要劝导什么人？”和“是谁伤害了你？”，这两个疑问可以合二为一，疑问代词指向不在场的第三者，这个人成为维系对话进行的关键。第五段有两处细节：一是表示最高级的词汇 *μάλιστα* “最”，而是表示时间副词的 *ἀπό* “又；再一次”。透露出萨福恋爱经历的丰富，女神已经对她多次施以援手，帮助她缓解难关，达成所愿。有趣的是，这个第三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不得而知，疑问代词没有表示阴、阳性，体现不出这位第三者的性别。动词“伤害”是第三人称单数，既可指来自女性的伤害，也可指男性施加的伤害。这是希腊文的高明之处，没有 *he/she*，没有女她和男他，完全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令人浮想联翩。既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显然，第三者是谁已经不再重要，女诗人需求的是爱神的庇佑。那么，阿芙洛狄忒怎么就成了萨福的庇佑者了呢？细读这些不定代词和疑问代词，可以假设原因在于，萨福构建了一个阿芙洛狄忒。她既不属天，也不属地，她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一直隐蔽于萨福的内心深处。她可以随时随地地离开天上的居所，甚至不需要向天父宙斯打半声招呼，可以乘坐象征赫拉天后地位的金马车，穿行于天地之间，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一种理想模式的构想。萨福自知自己的内心如同脱了缰的野马，像酒神的女信徒一般，疯狂地失去了理性，既然缺乏冷静的哲思，就要依靠神灵的力量来支撑自己，把自己视为一位通灵者。萨福的诗行为什么不断地跳跃，这正是内心驰骋的映照。

全诗真正高潮的到来体现在第六段。*καὶ γὰρ αἰ φεύγει, ταχέως διώξει· αἰ δὲ δῶρα μὴ δέκετ', ἀλλὰ δώσει· αἰ δὲ μὴ φίλει, ταχέως φιλήσει κωὺκ ἐθέλοισα*。阿芙洛狄忒像正义女神 *Δίκη* 一样发话了。她连用了三个排比句，“假如……那么”，与其说是知会萨福，不如说，萨福此时成为女神的代言人，在宇宙中发声。“逃避—追求”、“拒绝—赠与”、“不爱—将爱”，三组反义词构成了阿芙洛狄忒对不在场的第三者的宣判。在英国古典学者伯纳德特看来，“爱在这首诗中已然成为一种正义，二者在萨福的吁请中融为一体——奇妙的是，爱和正义，与伯纳德特在柏拉图哲学中洞察到的两个基本原则：爱欲（*Eros*）和道德义愤（*moral indignation*）恰好暗合。”^①强制性的铁腕令人生畏。如果说法律可以强制，国家可以强制，连爱情也要强制执行吗？萨福吁请女神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密谋。即使不爱，也不得不爱。这似乎违背了爱的本意。被动者一跃成为主动者，不过，这是一个悖论。得到女神宠爱的萨福，理应感到喜悦，但是诗文中的表述却独剩下一抹苍凉。从第一段到第六段，似乎都是萨福发出的梦呓，自我编织出的幻想、美梦。

^① 转引自张芳宁：〈勒斯波斯的第十“缪斯”〉，载于《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第27页。

大梦初醒的萨福在第七段再次吁请女神，*ἔλθε μοι καὶ νῦν, χαλέπαν δὲ λῦσον ἐκ μερίμναν, ὅσσα δέ μοι τέλεσσαι θῦμος ἰμέρρει, τέλεσον ἄσὺ δ' αὐτὰ σύμμαχος ἔσσο*。最后一行“你是我的同盟”，*σύμμαχος* 在古希腊的爱情语境中是司空见惯的隐喻，谓语 *ἔσσο* 是动词 *εἶμι* 的将来时，希求式，第二人称单数。在黑沉沉的大地上下求索的萨福，依然没有找到爱的出路，像到达终点的选手遗憾地发现自己又回到起点，一切散尽，唯有徒劳。“解救我”、“帮助我”，成为萨福撕心裂肺、轮回般的呼喊。

虽然对后世的许多诗人来说，萨福成为他们心中一个救赎形象，一个抽象名称以及人类强烈情感的化名^①，但是萨福的诗不在于阐释或表征，而仅仅在于召唤。正如艾琳·格雷戈里所言：萨福充当了对激情状态进行某种限制性和决定性沉思的符号。^②萨福的诗歌里布满了迷狂的火药，激情燃烧后，萨福一直致力于最完美的收鞘。

下面是对这首诗的翻译尝试：

致阿芙洛狄忒

灿烂宝座上永恒的阿芙洛狄忒，
宙斯的女儿，心思巧妙者呵，我祈求你，
不要降下悲苦，摧毁
精神，可敬的女神！

请光临这里，正如曾经
你听到我自远处的呼喊，
于是离开父亲的黄金家园，
驾驭马车，动身前来。

美好的云雀引领向前，
在黝黑的大地之上，
迅疾地飞舞翅膀，
始自云巅，穿越半空。

瞬间抵达，而你，啊，幸福之神，
微笑荡漾于不朽的容颜，
问我遭受了怎样的困境？

^① Keeling, B. L. H. D, *The Contest: Archaeology of a Sapphic Gaz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98 (2).

^② 转引自朱荣华：〈寻找母亲的花园〉，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5页。Gegory, E. H. D, *Hellen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7.

为何将你惊扰？

我疯狂的内心，究竟

最渴望什么？

“如今，我又要去劝导什么人，回应你的爱情？

是谁，萨福哟，伤害了你？

假如现在逃避，随即他（她）将追求；

假如现在拒绝，很快他（她）将赠予；

假如现在不爱，不久他（她）将施爱，

即使并非心甘情愿。”

此刻降临我，解救我于

难熬的焦灼，帮我实现

心灵的渴望，愿你

成为我的同盟。^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

^① 中译文参照的中文版本有周遐寿：《希腊女诗人萨波》（影印本），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上海出版公司 1958 年；水建馥：《古希腊抒情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罗洛：《萨福抒情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田晓菲编译《“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张芳宁：〈勒斯波斯的第十“缪斯”〉，载于《浙江学刊》2010 年第 2 期。